

My Growth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

国博造就了我的成长

齐吉祥 Qi Jixiang

习主席说：“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。”对此我深有体会，极为认同。1959年7月我高中毕业，服从工作需要和校领导的安排，放弃高考，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做了一名讲解员。讲解员是一个很平凡的岗位，连“八大员”都排不上，然而由于我置身于处处皆学问的博物馆之中，经过组织的培养，工作的历练，成长为研究馆员，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。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还让数以百万计的观众，学到了许多书本和课堂上没有的知识。

忆往昔，能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，能讲解《中国通史陈列》，能天天踏上世界瞩目的天安门广场，这是一种无比的幸运和光荣，仅凭这一点，这一生“值”了。我国有几千座博物馆，而冠以“中国”二字的有多少？能冠以“中国”二字又位于天安门这样一个特殊地位的则只有我们。再者，《中国通史陈列》更是仅此一家。这些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责任和担当。在这里工作，你的一言一行要对得起这个岗位，不仅不能轻易出差错，还必须是高标准严要求。具体到讲解来说，每天照本宣科，向观众熟练背诵讲解稿，那多省事。可那对不起观众，更对不起领导的培养和重托。于是我遵照毛主席“一切从实际出发”的教导，在讲解上大胆地、艰苦地进行创新，闯出了一条“因人施讲”的路：首先是用心收集、分析、归纳、总结各种不同类型观众的特点和需求，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讲解服务。一有时间就琢磨“怎么讲观众能听懂”“怎么讲观众喜欢听”“怎么讲观众能记得住”，对所讲的每件展品，则在“是什么、为什么、给谁讲、讲什么、怎么讲”这五个环节上下苦功。通过“因人施教”，极大地提高了讲解效果，提高了服务质量。“因人施教”也得到了全国文博同行的认同和实践。

世间有“学问”二字，我深切体会，想学到知识就一定要会问、肯问，在“问”上下功夫，才能有所学，有所长进。我庆幸历博有一些专家不仅学富五车，而且特别乐于提携年轻人，如沈从文、王振铎、王宏钧、史树青、孙机、宋兆林等，我们还有很多机会，能遇到一些观众中的，或来馆讲学、办事的各方面的专家学者，如茅以升、李学勤、贾兰坡、侯仁之等，我不失时机地向他们虚心求教，收益颇多。例如，关于后母戊鼎在发掘出土时仅存一耳，而且这一耳是用油锤敲掉的这个真知，就是我在博物馆偶遇到了吴培文才知道的。我的许多知识就是问来的，是在问中学到的，正是问，才知道了“长信宫灯”并没有底，里面不能盛水；正是问，才知道我馆收藏展出的“舞阳骨笛”，不是舞阳出土骨笛中最好的，而是

第一支出土的。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，我由衷地感谢方方面面的老师们。

2000年8月我年满60岁退休了。人到了年龄，就要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，但思想意识不能退，文化追求不能退，为社会服务的初心不能改。退休20多年来，我每年坚持用1000多元订阅报刊，学习党的方针政策，学习文博事业新举措、新成就，了解考古工作新成果。每年都坚持写作、讲座，退休以后主编了人民教育出版社七年级《中国历史》上、下册；编著了《国宝的故事》，获2006年全国最佳文物科普读物奖；2021年又出版4卷本《这个历史太有趣》；今年要完成《一词一世界》的撰写。国家博物馆聘我为终身研究馆员，这对我既是肯定更是激励。

我作为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的国博老专家中的一员，刚刚听到总书记的回信，心情格外激动，备受鼓舞。我将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导，发扬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，以实际行动为国家博物馆，为党和国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。

感恩历博，感恩国博，感恩伟大的中国共产党，感恩伟大的新时代。

（本文系中国国家博物馆老专家代表、终身研究馆员齐吉祥2022年7月9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创建11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）